

迦玛丘光耀喊遭封杀 星洲临阵转弯刊广告？

作者 / 曾剑鸣 May 15, 2012 09:41:27 pm

【本刊曾剑鸣撰述/苏晓枫摄影】《星洲日报》立场大转弯？《榴槤台》指该报原拒绝在报耳显眼处，刊登一则该台明早邀请民主行动党名嘴丘光耀担任时事清谈节目嘉宾之广告，但今天下午五时许，却临阵通知说高层决定允许刊登广告，并停止印刷机开印，以插入该广告。

根据记者查证，《星洲日报》今晚夜报头版的右侧“报耳”（即报头两旁的的位置）确实有该广告，也跟《榴槤台》透露的设计没有两样，未有任何修改（右图）。

《独立新闻在线》数次联系《星洲日报》高级经理（广告行政）卓乙平求证上述指责，但是后者没有接听电话。

《榴槤台》创办人迦玛和丘光耀今天下午四时在《榴槤台》雪州八达灵办公室召开记者会揭露上述消息。

除了本刊记者，到场采访的只有《当今大马》、《东方日报》及《马来邮报》的记者。

不能刊登丘光耀人头照？

迦玛表示，榴槤台设计的广告原拟在《星洲日报》明天刊出，是为该台明早八时至十时的清谈节目“天马行空”作宣传，广告内有迦玛和丘光耀的人头照片，及“政治·脱·秀”字样。



迦玛（左图左）指称，《星洲》广告部昨天通知说广告设计不能通过，但是没有告知理由，之后就没有回复其质疑。《星洲》广告部人员今天11时再次告知不能刊出该广告，并且没有给任何理由，只称这是报馆决定，要求谅解。今天2时50分（迦玛称是夜报截稿时间前10分钟），则通知说若要刊出该广告，条件是拿掉丘光耀的人头照片，只能刊登“丘光耀”名字。

迦玛表示拒绝妥协，并谴责这是恶意封杀手段。迦玛和丘光耀均表示，过去听闻有评论人、文化人遭星洲封杀，但是没想到今天也深受其害，并挑战说《星洲》若有封杀黑名单，就应公开此名单，不应再刻意刁难人。

临阵通知停机插广告？

迦玛是在下午四时召开记者会，此时《榴槤台》面子书也上载消息，揭露广告未能刊登，质疑说“星洲日报在争取新闻自由，同时她又拒绝言论自由的广告，这是最讽刺的行为”，“这个广告触犯哪条法令？哪里出错？但是，至今星洲日报没有一个解释”。





玛

电话声响，迦玛宣称是《星洲》的卓乙平来电，后者透露说星洲高层开会决定广告可以刊登，而之前拒绝刊登只是个别人的意见。

迦玛质疑说，夜报截稿时间已过，如何刊登广告，据称卓乙平答应报方“停机”（暂停印刷机），插入广告。电话结束不久，迦玛又再次接到据称是卓乙平的来电，后者强调，《星洲》方面并非是因为今天的记者会压力而刊登广告，而是高层决定广告可以刊出。

丘光耀在旁听到结果后，惊呼“这是超人死而复生”，“可见短短二小时，死人都会复生，得感谢这个记者会”。

不满数次广告遭改

迦玛透露，《榴梿台》和《星洲日报》在去年年底签订为期一年的广告合约，价值10万元上下，每周在该报头版报耳刊登一则广告，约两三个月付账一次。他解释说，要在《星洲》打广告主要是让更多人知道榴梿台的存在，以便“突破言论封锁”。



《星洲日报》是在今年2月29日刊登首期广告，之后刊登广告一事就未甚顺利，有广告词遭拒绝，但却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例如3月27日夜报广告刊出时有“突破言论封锁”字眼，但是因报方掀起反对声浪，第二天早报就改为“您好！我是迦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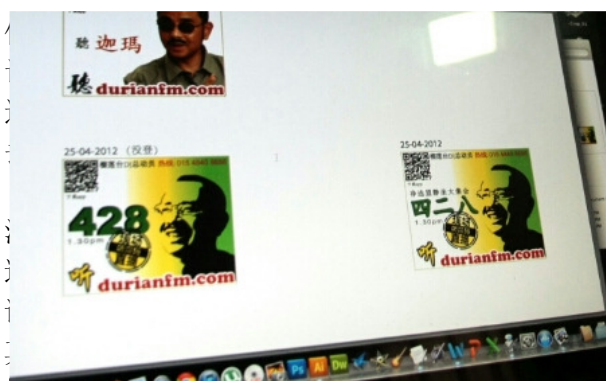
另外，428净选盟大集会前，《榴梿台》原拟在4月25日刊登之广告内有“428, 1.30pm”字样，却遭拒绝，改为“四二八, 1.30pm”，但《星

洲》方面却吊诡地加入了“净选盟静坐大集会”小字（见下右图）。

迦玛说，前几次都妥协接受广告有调整，但是这次触及到了《榴梿台》的底线，因此拒绝妥协，就站出来揭露上述事件。

过去听闻封杀但未反击

迦玛在记者会后接受《独立新闻在线》电访补充说，过去几年前在988电台担任主持时，就从朋友处听闻《星洲》封杀陈亚才、黄进发，主要是因为2001年南洋报业“报变”引起的，至于是否还有其他人就不记得。不过，他承认未曾向《星洲》求证此事。



撰

写专栏，当时他也同时在《东方日报》和《中国报》撰写专栏，星洲提出条件说，只能替该报撰写专栏，同时必须一周写足五天，即周一至周五。

他说，没有接受只写《星洲》一家的条件，而《星洲》也没有追究，同时自己也拒绝一周供稿五次，最终只在周六供稿；因此，专栏同时出现在前述三家报章。不过后来他自己停写《东方日报》专栏，而《星洲》和《中国报》则主动宣布暂停其专栏。

迦玛说，向来不同意封杀的手段，也在988电台谈到528报变课题，但是当时没有太多反击。

询及当时是否为被封杀的评论人做什么，是否只是讨论该议题而已，迦玛承认说，“只是谈而已”，“没有特别做什么”。

邀郑丁贤辩论封杀

迦玛说，今天挺身而出指责星洲，回想到428集会后，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星洲》全体穿黑衣抗议，要求警方就暴力致伤记者道歉，觉得这很讽刺，难道新闻自由就只是讨个道歉。

他说，5月3日的事件后，更应该审视中文媒体生态，讨论新闻自由机构是否自我设限，媒体是否有权力封杀不喜欢的评论人、政治人物或者言论。

他说，《榴莲台》奉行中立，所有政党都上过该台节目，让不同的意见获得发表。即便是《星洲》的郭清江、萧依钊、郑丁贤也可上电台来。



他批评说，心胸狭窄，本身不尊重新闻自由的《星洲》小撮编采部人员不配谈新闻自由。“真正新闻自由，应该没有政治议程”。

他说，《榴莲台》将正式邀请《星洲》副总编辑郑丁贤和丘光耀开讲上述封杀事件与新闻自由，或者接受任何形式的公开辩论，不限场地、题目，甚至可接受第三方举办辩论。

星洲刊登全版稀土厂广告

丘光耀说，广告设计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四平八稳，所谓的“政治·脱·秀”只是从次文化的侧面，以调侃的方式讨论时政，但没想到其照片不能刊出。

他质疑说，《星洲》刊登莱纳斯稀土厂的全版



广告，被社运人士和文化人士质疑，但今天未为何不让其照片刊出，“难道我照片比莱纳斯还毒”，并自诩尊崇宪法，却难道是被当成恐怖分子奥萨马不成？

丘光耀说，三点封杀，五点可以解禁，短短时间《星洲》就可改变决定，可见其之前的决定是很荒谬的，无法一以贯之，根本没有一套标准程序（SOP），充其量只能说是“人治”，“是那几个坐在冷气房里的人说了算”。

他说，今天《榴莲台》召开记者会，《星洲》才临阵改变决定，因此也反映出其欺善怕恶的心态，也印证了“没有抗争，就没有自由”的说法。

迦玛也认同说，《星洲》的手法就如警方应对428集会一样，“你软弱他就打你，你凶他就不敢碰你”。

丘光耀说，《星洲》应该认清今天是“民以知为天”，处于知识社会，资讯是不能封杀的，应该“换位思考”，《星洲》高层是否接受自己被封杀，并质问说，《星洲》是“执行谁的意志来封杀我”。

丘光耀也是民主行动党全国大选备战委员会文宣组组长。

强调只批判小撮编采员

丘光耀说，《星洲》人员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穿黑衣抗议，而他本人则在当天绝食24小时，但认为自己“比很多人更真诚”，因此对星洲的不公平对待，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堂堂第一大报，应该更有雅量。

他说，过去听闻文化人、评论人遭封杀，若有黑名单，星洲应该公布。

丘光耀强调说，只是抨击《星洲》小部分的编采部人员，而没有一棍子批判所有星洲员工。

他说，自己非常尊重站在前线的新闻工作者，今天只是针对一些坐在冷气房的决策人，甚至是“替国阵监控新闻”者。

他说，在万恶的国阵政府底下，媒体应扮演改革的先锋，不该有能力扩大新闻自由却自己放弃，仿佛患有斯德哥尔摩受害者症候群，认同压迫者。
